

● 海派大师传记丛书

祝君波 主编

唐云传

郑重 著

东方出版中心



郑重 著

唐云传

东方出版中心

60-52

K825.72/80

:3

2008

● 海派大师传记丛书

祝君波 主编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唐云传 / 郑重著. —2 版. —上海: 东方出版中心,
2008.1

(海派大师传记丛书)

ISBN 978-7-80627-467-5

I. 唐… II. 郑… III. 唐云 (1910~1993) — 传记
IV. K825.7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7) 第193691号

唐云传

出版发行: 东方出版中心

地 址: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

电 话: 62417400

邮政编码: 200336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上海锦佳装璜印刷发展公司

开 本: 890 × 1240 毫米 1/32

字 数: 288 千

印 张: 11.5

版 次: 2008年1月第2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80627-467-5

定 价: 28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序

郑重先生是上海知名的记者、文人，在写好他的报道的同时，郑先生的一大爱好是与上海的一批知名画家交往，在谈诗论画之间结成了莫逆之交。郑先生的这种交往起始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，交往当然是非功利性的。由于这一层关系，他受到了画家们的信赖，即使在最困难的岁月里，他们相互之间也能说说真话。由此，也使得郑先生掌握了第一手的珍贵资料，有资格、有条件为海上画家们立传，写出真实的、有血有肉的一代大家。传记贵在真实和有文采，通过一个人物折射出时代的特征，如同司马迁为我们中华民族开创的纪实传统那般。郑先生循着这条路，以饱含深情的笔墨，对他熟识的前辈画家——林风眠、谢稚柳、唐云、陈佩秋等——道来。有时仅靠个人的回忆犹嫌不够，于是他又深入故纸堆里，在图书馆、档案馆不厌其烦地查找和核对资料。所以他的传记不是一般的回忆文章，而是建立在史料基础上的结晶。这次，以他领衔撰写的这套海派画家传记陆续出版，带动了上海其他一些文人的加盟，我认为是一件实实在在的好事。现在的时代，人们比较的浮躁，空泛地谈论海派概念，颠来倒去地玩弄一些词句的人何其的多，而沉静下来，扎扎实实地做一些梳理、考证、研究的，又是何其的少。

我们生活在这座美丽的城市，我们热爱它、依恋它，除了每年走在长满悬铃木的街道，闻着白玉兰花开的香气，看着灯光在老洋房之间闪烁，体味城市那种独一无二的温馨，最使我们难忘、引为骄傲而又似乎永远读不完的那本书，其实是这座城市中曾经生活过的那些人以及他们的故事，就像我每次去法兰克福书展自然要想起城市中歌德的故居，每次到阿姆斯特丹必定会去看看梵·高的艺术馆那样，名人是城

市永远的名片。

上海的名人真是太多了,从政治家到文人,从学者到艺术家,真是写也写不完。因为工作的缘故,我对海派画家有一点了解,同时也乐于看到有关他们的书一本本地出版。因为海派文化、海派,最早的出处恰恰在于“海上画派”,后来的用法都是它的引申义;因为海上画派确实确实出了一批大师、大家:如国画家就有赵之谦、任伯年、虚谷、吴昌硕、谢稚柳、吴湖帆、程十发、陆俨少、唐云、沈尹默等等,留洋归来的油画家就有刘海粟、林风眠、颜文梁、关良、朱屹瞻等等。海上画派仅中国画,最早确定的代表性人物就有 60 多人,延续到二十世纪末,大师、名家就远不止这些了。

海上画派是有价值的,海上画派是什么呢?很难下一个科学的结论。我认为它是江南文化的精灵,是西洋文化的还魂。宋代南迁,在江浙苏皖尤其在江南形成了新的文化景观,文人画是其中的精华之一,宋以后的绘画史几乎成了江南画史,赵孟頫起始的元四家、明四家、清初四王、浙派、皖派、金陵画派、扬州画派、西泠八家、华亭画派等等,这血脉相承的名流画派,最终都回归江南,汇结到文商并举的大都市上海。十九世纪中叶开始的五口通商,又使西风随商东渐,西洋文化在上海登陆、浸润、植根,开出了灿烂的新花。海上画派传承了祖宗传统的精华和异族的光辉,不中不西,亦中亦西,分外妖娆,殊为难得。所以,它无论从哪个视角看去,都是绚烂多姿的,也是价值连城的。为有价值的画派、事物、人物立传,不是很有价值的吗?

祝君波

2007 年 12 月



目 录

第一章 珠宝巷里的唐记参药店 / 1

杭州珠宝巷 / 2

满月酒和抓周儿 / 3

祖父的烟枪和父亲的算盘 / 5

金鱼缸、裱画店和插图本《千家诗》 / 8

违抗父命走自己的路 / 11

第二章 走出珠宝巷 / 17

杭州唐伯虎 / 18

西湖巧遇富阳女 / 20

莼社中坚 / 24

富春江畔大石居士 / 26

神交黄公望 / 32

第三章 瓢儿和尚和写《瓢儿和尚》的诗人 / 39

俗胎中的佛根 / 40

- 半个出家人 / 42
- 半僧半俗的瓢儿和尚 / 45
- 风雨茅庐初识郁达夫 / 48
- 醉卧净慈寺 / 54
- 酒里同参画与禅 / 58

第四章 初到上海滩 / 63

- 上海滩的漂泊 / 64
- 杯水画展打响了第一炮 / 66
- 书画庄的朋友 / 71
- 开拓花鸟画的新领域 / 76
- 画展的“三昧”与十三根金条 / 81
- 诗画难驱深愁 / 86

第五章 是真名士自风流 / 91

- 唐云的磁性人格 / 92
- 醉眼蒙眈画黄山 / 95
- 斗酒老裕泰 / 99
- 禅榻画梦 / 105
- 脚踏祥云自去自来 / 108
- 樽边度针善解人意 / 110
- 人生哲学：多享清福，少享艳福 / 112
- 每向“谜”中觅雅趣 / 117

第六章 一壶天地小于瓜 / 121

八壶精舍 / 122

八壶之旅 / 127

饮遍天下名茶 / 135

摔不破的茶罐子 / 142

中国茶文化与日本茶道 / 148

第七章 比水浓的不是酒 / 155

白蕉型的朋友 / 157

来楚生型的朋友 / 161

钱瘦铁型的朋友 / 166

高逸鸿型的朋友 / 172

寻找朋友的香港之行 / 175

第八章 跨入新时代 / 179

吃救济粮的画家 / 180

美协展览部 / 183

上海中国画院的成立 / 188

性格决定命运 / 193

在否定与肯定之间的一环 / 196

第九章 画人民喜闻乐见的花鸟画 / 199

上海花鸟画展 / 201

一篇提倡花鸟画的文章 / 207

“我爱林风眠的画” / 211

扶植后辈育桃李 / 215

第十章 历尽劫波的十年 / 223

国画界的“新老头子” / 224

解除隔离 / 229

傅雷之死 / 233

批“黑画”的风波劫难 / 235

外混光尘，中分泾渭 / 238

第十一章 青山夕照明 / 245

报春梅花的被扼杀 / 246

笔酣墨畅画巨画 / 248

集多任于一身 / 252

旧雨新知两难忘 / 253

车辙马迹半天下 / 263

醉里偷眼看当今 / 272

第十二章 收藏天地 / 275

唐云与石涛 / 276

唐云与八大山人 / 282

唐云与颜真卿 / 290

唐云与华新罗 / 292

唐云与金冬心 / 294

唐云藏砚 / 301

唐云的收藏见解 / 306

第十三章 自家笔墨自家诗 / 311

画中的“药味” / 312

百家兼容的艺术情结 / 316

有我与无我的艺术境界 / 321

艺术的美学意义：飘逸、旷达、浑厚、热情 / 327

第十四章 水流云在 / 343

后记 / 351

珠宝巷里的唐记参药店



杭州珠宝巷

天下西湖三十六，就中最好是杭州。杭州是因西湖而出名，还是因地处杭州才使西湖显耀，这里的是非功过无法说清楚。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，无论是杭州，还是西湖，它们所以能使人回肠荡气，这和名人的诗酒流连、文人的捧场分不开。白堤、苏堤、孤山、苏小小墓……无一处不与名人有关。就连那一坊、一弄、一巷，也多是与名人有着诸多的牵连。它们的命名，各有所由来。

那条北出丰乐桥街、南出笕桥街的一条小巷，曲曲弯弯，看起来没有什么特殊，却有着一个极为富贵的名字：珠宝巷。这样一条小巷，自有它悠久的历史，宋代叫中沙前巷，因茅山河得名。茅山河在唐代称中沙河。到了元代，这条巷子里住的多是西域的客商，当时称之为回回。这些巨商大贾，在巷中设珠宝金玉古玩铺子甚多，由此而改为珠宝巷。

这条巷子是住过不少名人的。宋代就有司马渡、萧家渡、盖王府，因历史湮没，无从查考。于忠肃公曾经在这里住过，当时还有人写了诗：“贡玉论珠席上珍，不贪夜气识金银。景行故里明忠肃，所宝唯思社稷臣。”忠肃公曾在这里做了什么德政，我们是从不知道的，这首诗带有点捧场的意味。这当然是明代的事了。到明末的崇祯年间，这里是古董商人献珠斗宝之所在。有一次，一位古董商人寓居在珠宝巷，携带着一只锦盒，盒中藏有一珠碧草，上有生就的小龙，像手指那样大，淡黄色，鳞角牙爪都齐全，循枝盘绕，气色如新。当地博物竟无人能识透它。当时潞佛子正在杭州做官，便把它买进府中。这位潞王利用居住珠宝巷之便，家中收藏着许多奇异的古物，佛水盆、竹节石、纯阳像、四面观音、夜里放光的舍利，在杭州是名噪一时的。到了清代，道光丙戌进士

项达居此。嘉庆丙子年,这位老先生考取国子监学正,放任知县,他“舍花封之烂漫,甘槐市之萧条”,隐居在于忠肃故宅,主讲紫阳书院,当起教书匠来了。

就是这么一条巷子,竟有如此赫赫的历史,至于整个杭州和西湖更可想而知了。杭州毕竟有着湖山之盛美,所以苏东坡老先生的那首诗把西湖写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美人,使后人为之折服,都说他把西湖写绝了,没有人敢提出异议来。正因为杭州有着那么好的湖光山色,才使那些客居杭州的外地人,唱着“游人只合江南老”的调子,做着终老在杭州的梦。在外地的杭州人,因为自己出生在西子湖畔,都是以杭州人自居,那是带着几分乡情几分自豪的。

画家唐云也是这样,在他的画幅上,总是忘不了题写“杭人唐云”的字样。这一方面是他要区别于姑苏的唐寅,因为曾有人开玩笑说他是姑苏的唐寅,因为追求秋香跑到杭州去了。更重要的是唐云在画上寄托着他缕缕的乡思,他忘不了自己是杭州人。

当年,唐云带着父母的热血降临到这个世界,就是落在杭州珠宝巷这片土地上。

满月酒和抓周儿

杭州的阴历七月,暑气虽然还未消尽,却是很有诗味的。七月初七,牛郎织女银河相会,市井坊巷,家家户户都备以莲藕茜鸡之类的果品,向这对小夫妻祝福。还有一种泥塑的魔合罗,就成了孩子们最时髦的玩具,他们身披荷叶,手持荷花,学着魔合罗的各种姿态。到了夜晚,妇女们对月穿针,女孩儿用凤仙花染红手指甲,男人们则面对着锺铎杯盘,饮酒为乐。诗书人家就更雅了,他们把五色诗签悬挂在竹竿上,写着自己做的诗,做不来诗的也要写上唐诗宋词的句子,掷付清溪或

投入西湖中去,让那雅人雅事随水流去。

按照杭州的习俗,孩子将要出世之前,外婆家须备花红礼品前来催生。不知是送子观音的勤奋,还是唐云要赶七月初七的热闹,没有等外婆家来催生,他就于1910年(庚戌)8月15日(阴历七月初六)来到人间。他的到来,使唐家的七月初七乞巧节更加热闹。不久又是七月十五的盂兰盆会和七月三十的放河灯。在他出世的这一个月里的好日子都被他遇上了。

在珠宝巷内,唐云家虽然算不上名门望族,却也是有些身份的。祖父唐光裕创办的参店,兴旺发达的时期虽已过去,由于父亲唐景潮对参店的惨淡经营,还是能维持家计的。不过唐记参店的名望在外,倒不在于参药鹿茸之类,而是唐景潮的广交朋友,乐善好施,扶贫济危,当地人对这位参店小老板都尊称之为唐菩萨。像这样的家庭,对长孙长子的降临,自然是要隆重庆贺一番的。

吃满月酒,唐家发帖宴请。这时末代皇帝还坐着龙廷,一切风俗都没有变更,家人照例要给唐云剃头。在杭州,满月酒也叫剃头酒。亲友送礼,一顶帽儿是少不了的。那黑色的缎帽上,缀着红顶银饰,有寿星、兽头,还有金玉满堂及长命富贵的字样。剃下的头发不得随便乱扔,必须搓成团,用红丝花线扎好,挂于厅堂的高处,表示孩子长大之后有胆量。

此时的唐云虽然被打扮得像个“小寿星”,与一般的孩子并没有什么两样。可是在客人将要入席就座时,他哇哇地大哭起来。母亲喂乳他不吃,祖母抱着拍着走着,他仍然是啼哭不止。好事的客人斟上一杯状元红送到唐云的嘴边,让他闻闻酒香,又放在他的嘴边让他吸吮一滴,他竟然张开小嘴,把一杯状元红给喝下去了。

唐云的此举,博得满座喝彩。他喝下那杯酒后,安安静静地入睡了。

杭州人对一个人的出生十分重视,习俗礼仪也特别多。吃了满月

酒,到了三个月后,便要过百禄。这时自然又要庆贺一番。到了六个月,那是中等规模的庆贺,最隆重的要算周岁的庆典了。

唐云坠地,本就健康壮实,到了周岁,长得胖墩墩的,不只是牙牙学语,而且可以自由走动了。当然,他的那点自由还是有限的。这时唐云要经受一次预卜自己未来的测验。

杭州人的习惯,孩子长到周岁的时候,家长要用一只托盘,把文具、算盘、书本、赶牛鞭……放在一个托盘里,让孩子自己去取这些东西,看他先拿什么。先拿赶牛鞭的要种田,先拿算盘的可能会经商,拿书本和笔砚的可能会成为读书人,先拿印的可能要做官……唐云周岁的那天,老祖母早按旧例,在托盘里放好一切她认为应该放的东西,把托盘放在桌子上。

唐云走到桌子前,看看这,看看那,就是不伸手去拿托盘里的东西。祖父、祖母、父亲、母亲,都带着各自的希望祈祷着,焦急而紧张地等待着,似乎唐云此举真的要决定他的终身。唐云似乎并不理会这一切,他伸手去摸那托盘,什么也不拿,只是使上一股劲,把托盘翻得底朝天。托盘旁正好有一只空酒杯,他顺手拿起,放在嘴里吸吮着。

“哎呀,这孩子——”全家都惊呼起来。这可是一个不祥之兆啊。

古人曾认为杭州山水太秀丽,加上苏东坡老先生那首咏西湖的诗,使人感到西湖就像是一位风骚迷人的狐狸精,所以杭州决出不了好子弟来。这话虽然不包含什么必然的真理,还是有些人相信的。何况唐云的这一非凡的举动,怎能不使全家人的心都蒙上一层阴影呢?

祖父的烟枪和父亲的算盘

在历史上,“杭州人”的确是个有趣的话题,引起过人们的议论和研究。正如现在讨论“海派文化”这个时髦话题一样,为谁上海

人争论不休。唐云出世的那个年头,讨论谁是杭州人、杭州人有什么特性也是热闹过一阵的。什么杭州的沿革、杭州通考之类的书籍也应运而生,向上一直考到杭州的出现是在大禹时代。柴虎臣著的《杭州沿革大事考》就说:“禹末年,巡会稽至此,舍航登陆,乃名杭,始见于文字。”后来,杭州的名气也就渐渐地大了起来,为越为吴,也是吴越争霸的战场。东汉时曰浙江,三国时曰富春,东晋时为吴郡,隋唐时为杭州。杭州的名气真正显赫时是在宋代南迁成为小皇帝偏安时的国都。

人们研讨了杭州的变迁,由此而得出结论,杭州人的性格也是随着杭州的变化而变化着的。渔猎时代无从说起,当他们还是吴越国人,杭州人有着好战、坚忍、刻苦、猜忌的性格,并且富于巧智。自从以西施作美人计征服了姑苏,兵事上虽然打了胜仗,但民俗上却每况愈下,喜斗、好勇、坚忍、顽强的性格消失了,猜忌式的小心眼却逐渐地发达了起来。以后的历史,杭州人就处于被征服的地位,隶属于北方人的胯下。东吴时孙家父子的崛起,杭州人虽然扬眉吐气了几天,历经隋唐,到了南宋,杭州人就不怎么样了,因为他们的骨子里,混入了汴京人士的文弱血球,变得以文雅自夸,以清高而自命了。终日过着只求欢娱、不思振作的日子,当然就是大事干不来,小事不愿干了。看上去杭州人的性格是蛮硬的,他们自己也常以“杭铁头”而自慰,那只不过是阿Q精神支持下摆出的大少爷的架势。

唐云的先人是从汴梁迁来还是西域的回回,已经无从考起,但他祖父唐光裕却有着贵族的疏懒习气。鸦片战争的炮火枪声并没有使他觉醒,而虎门烧鸦片散发出来的缕缕香气却把他熏得晕头转向,把唐记参店交给儿子管理,自己躺到床上,抱着一杆烟枪,每天只是腾云驾雾,不问家事了。对长孙唐云,祖父是倍加爱护的,经常把他抱在烟榻上,吸上一口大烟,慢慢地向他的鼻尖上喷吐着,让孙子也闻闻那股香味。更甚者,祖父有时也叫他吸上几口,一解自己在烟榻上的孤独。